

当当网 卓越网 腾讯网 九久读书人倾力推荐

RIBEN JINGCAI
TULIXIAOSHU XUAN

《日本精采》是“九久读书人”系列中的一本，由李重民、杨军主编，精选了13位日本作家的代表作。这些作品以不同的角度展示了日本社会、文化、历史、人性等多方面的风貌，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和研究价值。书中包括了川端康成的《雪国》、太宰治的《斜阳》、三岛由纪夫的《金阁寺》、村上春树的《挪威的森林》、盐泽直树的《追风筝的人》等经典作品，以及一些不太为人所知但同样优秀的短篇小说。通过这些作品，读者可以更深入地了解日本的文化传统和现代社会。

13位大师演绎精彩解谜艺术

李重民 杨军 编

九州出版社



日本精選本日

春

新文獻

RIBEN JINGCAI TUILI XIAOSHUO XUAN

日本精彩 推理小说选

李重民 杨军 选编

九州出版社
JIUZHOU PPRESS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日本精彩推理小说选 / 李重民, 杨军选编 —北京: 九州出版社, 2009.10

ISBN 978-7-5108-0198-3

I. 日… II. ①李… ②杨… III. 短篇小说: 推理小说—作品集—日本—现代 IV. I313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 177047 号

日本精彩推理小说选

作 者	李重民 杨军 选编
出版发行	九州出版社
出版人	徐尚定
地址	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 35 号(100037)
发行电话	(010) 68992190/2/3/5/6
网址	www.jiuzhoupress.com
电子邮箱	jiuzhou@jiuzhoupress.com
印 刷	三河市东方印刷厂
开 本	890×1240 毫米 32 开
印 张	12.5
字 数	306 千字
版 次	2009 年 11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9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978-7-5108-0198-3
定 价	29.00 元

★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★

令人大快朵颐的日本推理小说(代序)

推理小说就是侦探小说。推理小说这个词源自日本1946年的文字改革。因为在日文中去掉了“侦”字，所以日本便把侦探小说改名为推理小说。

日本最早的推理小说雏形源自江户时代的著名作家井原西鹤，可以说他是日本推理小说的开山人。明治维新时期，在学习西方时代浪潮的冲击下，翻译和改写欧美侦探小说盛极一时。从1923年江户川乱步发表《两分钱硬币》开始，推理小说逐渐盛行，并发展为风格不同的两派：一是注重逻辑推理的“本格派”（即正统派的意思）；一是以神奇冒险情节、变态心理、渲染阴森恐怖氛围和荒诞不经为特征的“变格派”。从20世纪下半叶起，名家纷呈，佳作不断，以其各异的风格、多样的题材呈现出百花齐放的局面；更由于各种奖项的设立，起到了推动作用，使其在日本文学界日益占据重要地位，并始终保持世界一流的创作水平。

20世纪50年代，日本出现了“社会派”推理小说，或称为社会型推理小说。这类小说从现实生活中提炼出具有时代特点的题材，在更广阔的社会背景中展开故事情节。这种现实主义的清新文风完全改变了传统推理小说脱离现实、以诡异故事为主要创作导向的基调，形成了不同于欧美侦探小说的独特风格。日本推理小说发展至此，更加成熟，出现了一大批举世瞩目的优秀作家和作品。

作为推理小说的主体样式，短篇推理小说在推理小说文本中最

具优势。因其篇幅短小、结构精巧、节奏感强等特点，一直受到广大读者的追捧。而且这样的模式适于结构解谜游戏，也适合猜谜者的思维长度。推理小说大师都是从创作短篇起步，比如江户川乱步、松本清张、森村诚一、西村寿行、西村京太郎、佐野洋、岛田庄司等等。日本著名的推理小说中，短篇占据很大份额，比如：《心理测试》、《佐七探案》、《埋伏》、《追捕》、《新干线杀人案》等等。这些作品所展现的精彩绝伦的构思、娴熟的技巧与冷峻风格，令人拍手称绝，并成为中文系学生的必读作品。

本书精选现当代日本优秀短篇推理小说 14 篇，从不同的作品风格中，读者得以一览日本短篇推理小说的风貌。这些小说的作者都是世界知名的作家，如岛田庄司、西村京太郎、佐野洋、黑崎绿、小池真理子等。他们拥有明晰的洞察力和深厚的结构功力，看似小小的一件事，或一桩普通的杀人案件，几经渲染，便可引出惊天大案，或者揪出巨大压力下的都市人变态的、不择手段的为达到个人目的的杀戮；在撰写故事的同时，作家深刻地批判了社会残酷的现实。这正是社会派推理小说的独到之处和魅力之所在。

喜欢看推理小说的人都有这样的习惯，随着情节的发展，猜测谁是罪犯。而日本推理作家相当了解读者的阅读心理，知道怎样吊足读者的胃口，往往设置多条线索、多个犯罪嫌疑人，让读者觉得似乎每个人都可疑，直至结尾，方能揭开谜底。有时我们明明很清楚地知道谁是罪犯，但在好奇心的驱使下仍然不能放弃阅读，因为想知道全部的犯罪过程。小说的结局更是出人意料，也许罪犯直到最后才上场。总之，推理小说魅力无限，只要拿起来，就永远放不下。

图书市场久违了日本短篇推理小说，我们精心遴选之后，谨以这本有趣的小书献给智慧的你。

咖 喱

2009 年 10 月于书斋



目 录

爆 炸	001
039	箱 子
打错的电话	065
089	发错的传真
妻子的女友	113
143	被遗忘的证据
裸照协议	169
191	飞来的天使
监护入院	219
251	少女失踪之谜
致命的比萨	273
301	三楼的魔女
指纹移动	331
349	半夜里的女教师

爆 炸

东野圭吾



1

将双筒望远镜的焦点聚集之后，前端出现了一个身穿蓝色泳衣的身影。

女人探起了上半身。她坐在简陋的乙烯树脂坐椅上，脸上戴着一副深色太阳眼镜。那副太阳眼镜也许是仙露牌的。

男人躺在女人的边上。他也戴着太阳眼镜，仰天躺着，身上好像涂着防晒油，全身闪闪发亮，胸膛上稍稍有些泛红。

女人似乎介意自己的皮肤会被太阳晒黑。随着大遮阳伞阴影的移动，她不断地变换着自己的位置。她不时地擦着自己的手脚，也许是在涂抹着防晒油。

然而，今天的阳光很强。女人耐不住太阳的烘烤，突然解下泳衣的布带，裸露出白皙的、线条分明的躯体。

女人皱着眉对男人说着什么。也许是在说：没有办法，这样的地方待得时间长了，皮肤肯定会受伤的。男人躺着，他微笑着回答着什么。兴许是在说：你不是说要到海里去吗？所以才带你来了。——

已经是九月了，想不到阳光会如此强烈啊！

你在说什么？以后紫外线会越来越强啊！

他用双筒望远镜窥探着，一边将聚焦调整到那里。女人放下搭在肩上的浴巾，摘下太阳眼镜站起身来，接着将放在边上的充足气体的海滨坐垫拿在手里。

我去游泳了，你呢？

你不要管我，自己一个人去吧。

女人穿着沙滩拖鞋，向海边走去。

他放下双筒望远镜，用自己的肉眼寻找着女人的位置。虽说是九月，星期天，湘南的大海边依然挤满了情侣和带家属的游客。何况，今年流行蓝色泳衣。他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找到女人的身影。

这时，她在海边踏着波浪正要脱去拖鞋。她一甩掉拖鞋，便抱着充气坐垫走进大海里。

他打开放在边上的冷却剂盒的盖子，“那玩意儿”用塑料袋封着就放在里面。他将它取出来，慢慢地站起身。

梅里律子不擅长游泳，但是喜欢大海。她抓着充气坐垫随着波浪摇晃着，能切切实实地感受到自己充分地享受着大自然的恩惠，心情舒畅，甚至觉得连时间都过得非常悠闲。

结婚前她也常常要别人陪她到海边玩。现在的丈夫尚彦那时住在藤泽，两人常在横浜幽会，但只要律子提出“想去游泳”，尚彦立即会改变所有的日程安排，开着自己的帕杰罗汽车，带着她径直奔向海滨浴场，因此在帕杰罗的后车厢里，平时总是放着两人的泳衣。

律子模模糊糊地感觉到，能够如此悠闲的二人世界，也许不能持续多久了。结婚已有一年，至今还没有孩子，应该认真考虑一下了。双方的父母都在念叨着此事，而且两人的年龄也一天天大起来。律子今年已经二十九岁了。

她还想玩玩快艇和潜水，但一想到要有孩子，眼下就不得不忍耐着。没有办法！她死心了。她心想，眼下两人过得非常幸福，想要一个孩子，所以总得牺牲一些寻欢作乐的趣事。

尽管如此，今天好歹算是一个好天气吧。律子将上半身靠在充气坐垫上，闭着眼睛，感觉就像躺在一个大水褥上，溅上海水后寒冷的肌肤忽然变得暖和起来。

律子忽然感到气垫下面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。她睁开眼睛。是有人潜入了她的气垫下边。

一名男子从大海里探出脸来，溅起了小小的水花。是一名年轻男子，短发，戴着潜水眼镜。

“对不起。”

男子简短地道歉后，便又潜入海水里，不知朝哪里游去了。

律子想起刚才脑海里一瞬间闪过的想法，不由无奈地笑了。年轻男子从海水里冒出来时，她还以为对方是要调戏她。的确，几年以前，这样的事也不是没有，但自从过了二十五岁以后，就再也没有人来青睐她了。

她叮嘱着自己，不要胡思乱想，到了这个年龄，应该稳重些了。那么，要不要怀孕生孩子——

等到律子意识到时，气垫已经离海滩很远了。四周已经没有什么游人。律子拼命地划动着脚，企图改变气垫流动的方向。

就在这时——

她受到了袭击。

这一刹那，梅里尚彦亲眼目睹到了。

他刚刚探起身子，用目光探寻着应该浮现在海面上的妻子的身影。他马上就发现了妻子。气垫是粉红色的。这是一个醒目的标记。她好像依然抓着气垫，随着大海的波浪摇晃着。

他咬上一支烟，用打火机点上火，将空饮料罐当作烟灰缸。

他抽着烟眺望着妻子的身影。好像有一名男子想要与她搭讪，但随即便游走了。

那个混蛋！他这么想到。

这时，他看见律子正慌忙地想要转换方向。看样子她终于发现只有自己一个人漂到了洋面上。

尚彦吸着烟吐着烟雾。

就在这一瞬间——

突然发出一声轰鸣，妻子的身影与轰鸣声一起变成了火柱。

那是黄色的火柱，宛如从大海中喷射出来一样。它的冲击力瞬间将四周的海面染成了白色。紧接着，众多的小火柱跳跃着从海水里喷出来。

第一声爆炸，使整个海水浴场都静止了。洗海水浴的人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只是愣愣地望着火柱。

紧接着一瞬间，惊恐降临了。人们争先恐后地开始从海里逃上岸来，充满着惊叫、恐惧和愤懑。梅里尚彦想起了斯迪布·斯庇尔巴克的《乔治》这部电影里的场面。在那部电影里，人们躲避的是鲸鱼，现在人们躲避着的，是火柱。

他之所以会想起那部电影里的场面，是因为他还不能完全把握在大海里发生的事情，来不及认真思考。他坐在充气垫子上，手指上夹着点燃的香烟，望着直到刚才还浮现着妻子身影的海面。而且，他的目光还在探寻着妻子的身影。

海面上，爆炸已经平息，只是层层叠叠地向四周荡漾出细细的白色水泡。

周围一片混乱，游人们失魂落魄地叫嚷着。但是，尚彦什么都没有听到。

他终于站起身来，然后摇摇晃晃地向海里走去。直到现在，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他只知道人们都从大海里逃上岸来，唯独他的妻子没有回来。

“律子……你在哪里？”

不久，尚彦看见海面上有一件东西漂浮着。是粉红色的乙烯树脂似的东西。

在这一瞬间，他想起那是载着律子的充气垫子的颜色。

得知打来电话的是坂上高台新村的居民时，加藤敏夫有一种不祥的预感。那幢公寓当初建造时为了降低造价而忽略了入住居民的隐私性，因而居民间纠纷不断。居民中单身者居多也是原因之一。自从东京制定垃圾回收的新规定以来已有数年，但他们中有不少人根本不遵守规定。

不出加藤所料，那是一个投诉电话。打电话的主妇居住在一楼，诉说楼上的阳台总是往下面扔纸屑，不知如何是好，缠着加藤说好不容易洗干净的被单又弄脏了，现在如何处理。

“……住在楼上的是藤川君呀！他在家吗？”

“就是因为他不在家，所以我才打电话给你呀！你无论如何要马上想一个办法啊！”主妇歇斯底里地叫嚷着。

“好好，这样吧，我马上就去。”

挂上电话，加藤蹙着眉寻找坂上高台的钥匙。藤川雄一还是独身。但以前他从来没有惹起过麻烦，只是在签订租房合同时见过一面，给人的印象是一位沉默寡言、安静本分的青年。

加藤托人照看一下商店，便驾驶着轻型客货两用汽车出门了。加藤不动产公司是他父亲创业传给他的。

“从三鹰车站走去步行七分钟”、“美筑”，这是坂上高台的赞誉之词。“步行七分钟”并不夸张，但一看到那变成灰色的墙壁，“美筑”这样的说法就显得言过其实。

加藤绕到阳台一侧确认引起纠纷的根源，马上就搞清了问题的所在。是藤川家使用的空调软管半途中脱开，水往下滴。据楼下的主妇说，藤川好像出门了，空调的室外机还在运转。也许是忘了关吧，或是因为天热，所以去公司上班时故意不关的？加藤这么思忖着。

尽管如此，这不能不管。加藤一边拿出备用钥匙，一边往楼

上走去。

藤川的房间是203室。房门的信箱里插着两三天的报纸。如此看来，他是出差了，或是出门旅行了？他还心安理得地觉得，藤川准是忘了将空调关上。

加藤用备用钥匙打开藤川的房门锁。在这一瞬间，他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。房间是套间，走进房门左边就是厨房，里面有五叠大的西式房间，与餐厅为界的拉门关着，看不到里面。

加藤脱去鞋子，走进屋子里。他还没有意识到是什么东西竟使自己感到如此的呼吸不畅。

当他想要打开拉门的时候，他才发现自己感到呼吸不畅的原因所在。那是臭味。那种无法言传的恶臭，从拉门的隙缝里飘出来。

莫非……他正这么想着时，他的手已经将拉门打开了。

在房间的正中央，有一个人伏趴着，身上穿着T恤衫和游泳裤。白色的恤衫上还描着黑色的地图似的花纹。加藤仔细一看，那些花纹是从打破的头上流出来的血凝成的。

两秒钟以后，加藤连连后退，一屁股坐在餐厅的地上。

3

根据贴在门上的去向告示板所示，汤川学就是去向不明。因为“在办公室里”、“上课”、“实验室”、“外出中”等所有的栏目都是空白。草剃俊平忽然朝门底下一看，见地上掉着一块蓝色的磁石。草剃捡起磁石，敲了敲门。

开门的是一位年轻人，一头染成茶色的头发，眉毛修剪得极其简洁美观。草剃已经三十四岁，他心想，最近即便是理科学部的学生，也都打扮得很时髦。

“汤川在吗？”草剃问道。也许是觉得这位可疑的来客竟然没有称汤川为“助理教授”而感到很奇怪吧，学生一副意外的表情

点点头。

“看样子他现在正忙着吧？那我改日再来。”

“不。你请进吧。”茶色头发的年轻人将门打开，请草剃进屋。

草剃一走进房间里，便听见汤川学那稍带鼻音的声音。

“如果是压缩泵往下沉，就应该考虑它为什么会破裂，或里面是什么东西。如果是某处已经损坏正在腐烂，那么就应该想到以前气体为什么没有泄漏，同时气体是因为什么原因才燃烧的。”

汤川正坐在椅子上为三名学生讲课。草剃心想他们正在讨论不应该去打搅他，但汤川已经发现了他。

“嘿！客人来得正是时候啊！”

“打搅你们了吧？”

“没关系呀！上课已经结束，正在闲谈。还想听听你的高见呢。”

“我谈什么？我是理科的呆子，想让我出丑吗？”

“还不知道会不会出丑呢，你看看这个。”汤川将放在桌上的报纸递给草剃。那是一份一个星期前的报纸。他将社会版面折叠朝上。

“是发生在湘南海岸的爆炸事件吗？”草剃浏览了报道之后问道。

“我正以这起事件为例，陪学生一起做一个智力游戏，想要给它一个合理的解释。”

包括为草剃开门的年轻人在内，四名学生好像因为草剃打搅了他们的上课而有些不悦。

“警视厅也在收集有关那起事件的线索。兴许会与哪里的黑社会组织有牵连。”

“你是说，也许是黑社会投放的炸弹吗？”

“那种可能性当然不能否定吧。嘿！有备无患吧。”

“神奈川县警怎么认为？”

“这……东京和神奈川两地的关系不太好吧。”草剃苦笑。
这是在警察内部传说的话。

“这话只在这里说啊，不要外传。看来那边也很头痛，现场没有留下任何爆炸物的痕迹。”

“当然是被大海冲走了！”

一位学生说道。

“也许是的。”草剃不敢贸然反驳年轻人的意见。他心里在想，如果是炸弹，神奈川县警就不应该看不见炸弹留下的痕迹。

“警方认为是犯罪吧？”汤川问。

“警察正在进行调查，估计有杀人的嫌疑。不过，那样的事情，会不会是自然现象引发的？”

“所以我们才在讨论这起事件。”助理教授打量着学生们，微微地笑着，“结论还没有出来呢。”

这时，铃声响了。学生们都站起身来。看来要去上课。汤川坐着没动。

“从他们的角度来看，是铃声救了他们。”草剃在学生们的椅子上坐下。

“光靠公式来解题，这不是科学。唯独这样的时候，才能够真正锻炼自己的思路。”汤川站起身来，将白大褂的衣袖卷起来，“我来给你泡一杯速溶咖啡吧。”

“算了，你自己泡吧。我马上就要走的。”

“什么事，这么急吗？你是到这附近有事，顺便来的？”

“确实是来这附近，就在这幢大楼里。”

“嘿！”汤川在黑边眼镜背后的眼睛瞪大了，“有什么事？”

“这里有今天早晨的报纸吗？这张报纸这么旧，是一个星期前的。”草剃扫视着四周的桌子。桌子上乱七八糟地摊着资料和图画等杂物，看来没有今天早晨的报纸。

“这起事件能够当教材才拿来了。报纸上刊登着什么？”

“三鹰的公寓里发现了一具被害者的尸体。”草剃摊开笔记本，“是男性，二十五岁，名字叫‘藤川雄一’，原公司职员。是管理公寓的不动产公司老板发现的。死了已有三天。”

“这件事，我在昨夜的电视上看到过。天这么热，听说尸体早已经开始腐烂。我很同情发现者啊。”

“是因为空调的排水软管脱开了。凶手开着空调，目的是尽量防止腐烂的臭味向外泄漏，但最近尽管夏季快要结束，却依然非常酷热，这出乎凶手的意料。”

“太热了！”汤川歪斜着嘴唇，“天热是脑力劳动者的大敌啊。记忆力会遭到破坏的。”

既然感到这么热，可以脱去白大褂啊。草剃心想，但他不想在这里说。

“被害人藤川雄一这个名字，你听说过吗？”草剃问汤川。

汤川流露出一副很意外的表情。

“我为什么认识在那种事件中遇害的人？他是名人吗？”

“不是！是毫无名气的人啊，但我觉得你可能会认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是你们帝都大学理工学部出来的，两年前毕业。”

“是吗？新闻中没有提到这些。他是什么学科的？”

“好像是……能源工学科的。”草剃看着笔记本答道。

“能源研究生吧？倘若如此，可能会听过我的课，但不巧的是我不记得了。就是说，看来他的成绩并不是优秀得出类拔萃的。”

“以前见过他的人对他的印象是，不引人注目，不善于交际。”

“难怪。那么，你既然特地来被害人的母校拜访，总会有来访的理由吧。”汤川说着，扶了扶眼镜。这是他产生兴趣时所特有的习惯。

“也许没什么很大的理由。”草剃从上衣口袋里取出一张照片递给汤川，“这是从藤川的房间里找到的。”

汤川蹙着眉端详着照片，“这是停车场啊，就在这幢大楼的边上。”

“因为与你认识，我常来这里，所以看到照片时，我一眼就认出是这里的停车场。警员们还要感谢我呢。否则查找这照片上的地方在哪里要费很大的劲。”

“也许如此。据这照片上印着的日期，拍照时间是八月三十日，两个星期以前。”

“就是说，那天藤川回大学母校了。我想知道他回母校的目的。”

“也许是参加什么小组，作为校友回来的吧？”

草剃和汤川在学生时代都属于羽毛球俱乐部的。

“我们已经与藤川学生时代的朋友联络过，说藤川没有参加任何小组。”

“假设没有小组活动，”汤川抱起了手臂，“公司的招聘活动？不！而且时间已经过去了。”

“即使没有过去，也绝对不是。”草剃断言道。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刚才说过，他是原公司职员。藤川好像是七月底辞去了工作。”

“现在是无业？如此说来，难道是来学校找再就业门路的？”汤川这么说着，将照片还给草剃，思索着，“那么，他为什么要在停车场里拍照呢？”

“我就是想问你这件事。”草剃望着照片说道。照片上，能停靠大约二十辆汽车的露天停车场里，只停靠着几辆汽车，显得很空旷。

藤川雄一在学生时代属于能源工学科第五研究室。草剃一提起此事，汤川便说，那里有他的助手，名叫“松田”，他也许会知道得很清楚。